



戰國策第六

趙

襄子

事情周折本多叙得亦曲至但鍊法尚未盡尚覺有率易處

復劉作懷韓子亦作驚懷通篇辭意雄偉與楚策獻地篇如出一手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



桓元作宣下
同

上以他國不
聽形此以韓
與形各中的

韓魏作兩波

簡子一作簡
立

元作延陵王
韓子趙襄子
召延陵生

盛竊同

矢銅作兩波

奇

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
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
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
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
使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
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
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
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
闕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

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
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
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
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
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唐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
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籛之勁不能過也
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
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
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

戰國策 趙

城力一作財
力字佳

襄子二君又
作兩波

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
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
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
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
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
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
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
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
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

太無奇論

姚本期下有
日字今從之
此日字不補
亦得

過一作果
奇

孟談一波

志於行高喜
於說行色動
意愛其情
露

二主二子又
作二波

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
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
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入
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
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
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
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
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
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人說智伯曰二主色動

難信

果然

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

韓字補

亦然

智過一波

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

天生有許多
節奏所以但
直叙而味態
自濃

故上軍字補

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鷲殺鳥喻其殘忍。狙犬性驕也。君澤趙臣。繼安于者。一本尹澤。韓子國語作尹鐸。柱質礎也。日

夜日既夜也。兵交。使在其間。故孟談得朝於智伯。轅門以車為門而轅外向也。所親之言親與二國為約。著言附其城。

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

者三板邾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

何以知之邾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從韓魏之君

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

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

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

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邾疵言君之且反也

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

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

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

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

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邾疵謂智伯曰君

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焉智伯曰子安知之對

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邾疵知其言之不聽

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視端畏之趨疾避之

城之元作城下邾刺黎反孫本作邾說文作緜音同疵一作疵之下矣字一作夫屬下句未甚鍊

點得醒

二元作三姚云錢劉作二意醒而勢流便

焉一作焉

又出此一奇

一本廟作廣
霸元作百下
同

亦有姿態而
語未工

損一作捐

劉改乎作也

均之外紀作
均而

此波瀾甚佳

楚元作燕吳
本楚下復有
燕字注云下
文有楚無燕
必有一誤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霸之所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眾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眾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

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僂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楚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

一云復來二字元誤在而今上一本作而今諸侯復來謀我上元衍孰字注云孰為我謀也

計奇

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劔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霸業不振今將興之故曰發國地猶云武安之類簡之塗蓋國地君之御也稱舉其說也約者自斷之辭美同有美而同美同權均必相疾也決猶決別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不使不為用也死僂之下孟談既荅而復言也左司馬恐孟談自謂也緣以死激襄子故使從其所欲而許之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損名所以安其名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親今

背之也。一曰。上言負親之丘。不應此義頓異。恐負親字衍。或上有關文。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云者。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以為言矣。今復來也。君自為御。授談之吏以為大夫。示尊顯之也。

畢陽豫讓祖孫皆以義烈著史記惜未表出

篇法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

執一作索

節生奇

襄子亦大賢

妻熟其形友知其心

掃此問以發下論甚增濃色

高論

本伏所當過橋下一本以作於

范字補

意常而語妙

大是

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

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
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
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
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
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

故國通

而自呼也

注中衣盡出血數語不可刪抹

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說苑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後敗智伯漆其首為飲器容修其容色扞錁同刃施

刃其端也按索隱引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今無此文或以其恠而刪之歟

烈侯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肅侯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

姚本彼將知矣利之也又注劉無矣字

文勢亦跌宕而稍鬆

乘迫為合攻
隙為離其蘇
秦氏之揣摩
手聽蘇而不
動者未之有
也張氏之解
從六國自解
也
蘇秦當其難
張儀為其易
太史公兩人
斷語極精

八事

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
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開釋妬大王不得
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
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
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
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
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
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
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

白一作白

利

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
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
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
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
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効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
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
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
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
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

害

害

音音婆又音
浦音盤

甲兵
積蓄
地形

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

傳附同

害

引古

文陣雄厚

激

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

按今

疊秦字補一本今見破於秦西面云

破衡

一本無笙琴字

喝元作獨獨喝通見齊策史作喝相恐齊也

機節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

陳謀

儂元作擯無異今並從前作儂

實經畫

計畫天下如博塞布子置路歷。在前亦奇矣

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儂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

六國互出師制秦之謀特兵家形家之說而非其至者也同室三指則異心矣况連六國之衆南北相亘數千里望其腹背相顧也得乎

飾一作飾

明德在于論賤行政在于信貴是破其鐵銛者也
哥文

銛元作銛下同
夫人者似宜屬下句
有為元作有謂
錢劉作為
夫人者猶言如此之人也持鐵鋸出入于水之

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涖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徒木以約諸侯

兩敵兩為趙敵也。陰陽言事止有兩端。謂從橫一夫受田百畝。堯無三夫之分。蓋言未為唐侯時。節節目也。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言美人之所處也。午道地名也。一從一橫為道。謂交道也。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銛。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臣為鐵銛者乎。

銛言鐵之利。若銛則鐵鋸也。一曰。蒼頡篇。銛持也。蓋字與銛同。以鐵有所劫束也。夫人者。謂木

中如此之人即
解木匠也以喻
讒人之居中離
間者

肩。自鐵言之為人。一曰難通。其義未詳。無有言得無有也。

武靈王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

氣壯甚

出元作去

一本無山東字

飭一作飾

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飭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悄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故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

寡元作宣
敵元作微

無策破趙從
故惟以兵威
強劫

下秦字補

趙為從盟主
故儀說之與
齊楚異

一本東藩之
臣

歐歐誤一云
驅同

竊元作切

趨趨同

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於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歐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

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督視責也。熒火光也。猶眩。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効縣狐氏韓欲存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又北之趙復為秦約趙也。冷向韓人。強國趙人以與齊言拘茂而與之齊。拘茂於齊則韓與秦皆賂齊矣。赫疾皆厚韓者。茂不還秦則二人用矣。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

平排四句便

往

曾本利下有乎

字

作十三大節文

最宏蕩鹽鐵論

出此

一本動下無而

字

第一作名

兩節空語入

事

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

又兩節空語入事
武靈胡服即漢高滿冠之意
恐劉作怨

曾本改矣字
作奈何

空語四層

攻一作功
歐殿誤
地元作服

語夾事四層

論平音論賤
揚側陋也信
伸同所謂法
行自近一云
如字言必行
於貴者
上叔字疑衍

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

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緹謁

我國策 趙

自中國者至此
似周官大司徒
文

空語八層
此段論得暢
是腹

姚云劉無錯臂
字一作杵面孔
衍作右臂謂右
袒其臂也
大異一作犬戎
意而屢轉其
辭然搃之不越
一意第文機流
便轉換得妙讀
之不覺其重此
調法後代鮮有
惟削通說韓信
未章近之
武靈胡服其所
明告族臣者曰
將以此伐中山
却胡林樓煩也
觀其異日胡服

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
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
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
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
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
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
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
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
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

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
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
錯臂左衽既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秫縫大吳
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
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
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
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
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
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

西北略胡地欲從雲中九原直襲秦不幸而詐為使者入秦為秦所覺不然因而招胡地遠近引弓之國於以長驅秦中未可知也

就事實論

燕元作其

參史作三因音而訛也據上文當作東字

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累同係累吾民引水圍鄆非社稷之神靈即鄆幾不守先王忿之其

主張

上子一作卿

一本聞作問

力字補

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

循元作修循法
一作循禮朱子
韓文考異著方
氏說云唐人書
修近循楚辭亦
有誤者則此字
古已混矣此下
文兩有循法字
為循無疑

空語七層

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法無
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
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
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
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
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
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
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

有元作反

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
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
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
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
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
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
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
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
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

讓一作諱

三層

空語八層

趙武靈胡夏服而強魏孝文夏胡服而弱然寧為此不為彼也君子謂武靈不善求強

兩奇字俱是奇邪之奇絕註是鄉舉應循禮未足多吳越應反古未可非

鄒魯逢掖儒衣也何以謂之奇服所云二奇字皆奇邪之奇言服奇志淫則鄒魯儒服不奇者豈無奇邪之行哉蓋當時鄒魯之服雖儒而斷衰亂奇行實多故也

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

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錯猶委也先世猶高世敵弱與弱為敵謂胡翟也胡服今時服廢除裘裳也定定其慮而不移也胡服之攻未可知言攻其不宜胡服者亦有之也義行以中國為有義有行錯臂以兩臂交錯

而立。言無禮容。黑齒以草染齒。雕題者刻其額以丹青涅之。一云刻其肌。鯁大鮎以其皮為冠。林綦鍼也。言女工之拙。參參錯居其邊地。不塞者志在遠略也。與聞遷言有所聞。則改前之為也。禮世禮施於世。鄒屬魯國。言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行。索隱云。鄒魯好長纓。是服奇也。而有孔類。豈無奇行哉。方俗僻陋。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季札大夫種之屬哉。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改胡服。以金璫飾前。前搖貂尾。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額。後代效之。竹書紀年。邯鄲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貂服。即胡服之事也。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云。

排堆如國語
顧又多率易
不若披之鍊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

諺元作詩

大元作失

子元作王

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佚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

快一作佚

中一作忠不
謁作不竭即
趙造語

上之字補

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
 一焉、隱中不謁、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
 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
 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
 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
 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
 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
 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
 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

所字補

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
 具帶、黃金師比、以傳王子

踐石。謂能騎乘者。禮。洗王石注。乘馬石。問以禮
 遺之。危。高峻也。循計。先計而順行之。勇智為事
 之計。指胡服言。行學為事之經。指傅言。循計謀
 之事。雖有過失而無累。訪謀議之行。雖有窮急
 而不憂也。快。謂縱逸。隱中不竭。自匿情實而不
 告於君也。僕。役使者。言立傅於可役之人。以勞
 有司之養。具帶。帶飾之備也。猶具劔。按史記。匈
 奴傳。黃金具帶。音義云。寬中大帶。又淮南子。趙
 武靈王。貝帶。鷄冠而朝。蓋以貝飾帶。此以貝作
 具。師比。未詳。漢書黃金犀比。師古云。胡帶之鉤
 也。史記。胥組。
 帥。犀。胥。一也。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

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

更猶反。侵辱。刑也。言已宜服刑。王反不刑而教之。

亦是瑣語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

詔元作昭

至當作王

太行山有九
崕此第五崕
在趙也崕徑
向胡中一本
橋中

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騎邑居騎士於此。固言不變。籍猶令甲。一日。固故通交接也。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為之封城。循行也。被重甲執兵而行。不可以踰險。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

二策於趙威
無關疑有誤

赫元作郝合
元作禽齊元
作魏

仇元作杞

簡妙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宋之交、令仇赫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趙、宋、齊之和、卒敗。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使太子質於齊也。楚得二國之援、故不與齊和。趙使仇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仇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

以德樓子事
成六字元脫
以史補

不用六字乃
更附

誤字多

秦元作楚

忘元作七劉
本作志相一
作大

發元作殺劉
本作發

戰國策

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固○德○公○矣○

時秦已相緩故辭告之也請
無急言為緩故請之不力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
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
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
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
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
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
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

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鬪○兩○
敵○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
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
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相○合○也○今○攻○楚○休○
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
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
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
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
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

戰國策 趙

免一作免

安案同姚改
安作案

姚本案據於
趙環中一作
移於字

疊秦字補

大一作相
單用一急字收
亦是法今人口
語因每如此
成元作程
西元作惡

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免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環。待伐，割挈馬，免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趙，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

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有者善之也。易其路，言易橫秦之路，以合三晉。休罷兵，復復攻。割挈馬，免而西走。言割地挈而走秦，疾於馬免也。禍兵禍，安言其不勞。姚注引荀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將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為語助。或方言耳。環中言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也。秦有韓、梁、楚，趙之患也。燕又怒之。秦之割趙必深矣。國謂趙舉，猶行循

文勢極縱逸
簡而轉折多
妙

事情明晰

章法

不伐之不補
怒一作恐

戰國策

攻楚者循前
而攻楚也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
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為富丁謂主
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
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為辭
則不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怒趙齊之兵不西韓必
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
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
不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日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

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敵秦也趙必為天下重國

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敵也曰不然我約三

國而告之以未講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

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饒中山而

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

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必之

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

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以順齊者齊本欲伐秦今順之也使秦無齊之
難因得取其鄰故必攻韓魏矣上言順齊伐秦

戰國策 趙

以趙未與中
山講和趙軍
自為備故未
得遽與三國
伐秦
此三國字元
作王因
逸調抄

之一作亡孤
下元衍樂字
後半更曲折
盡情

下言齊不欲伐者。前時秦楚未合。今合故也。以趙為辭。以趙不願齊伐秦。告三國也。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本親。宜與之伐秦也。三國韓魏齊。欲和我。使趙與中山講也。饒猶益也。之我之之。猶去也。

趙不聽富丁
合魏而魏遂
合秦趙之禍
亟矣與其効
地而聽田文
孰與聽富丁
而無効地哉
辱棋既棄先
着又因爭劫
而失重地趙
之謂矣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効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効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不得於趙。而遂貳於秦。薛公田文。文時合齊魏也。欬趙人。或者教之。最厚秦而舍之相魏。秦必惡之。故二國不合。虛言其不合也。齊亦重最。魏用齊所厚以為相。是輕齊。

惠文王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沱。齊人戎郭宋突謂仇赫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効鼓。

赫元作郝
地元作坐武
后時字耳按
鄭氏書略稱
文地作坐武
后蓋有所本
意本書坐而
後轉從坐歟
後多此字以
義通不復出

擅言固。有之。郭突。齊人。而倍齊者。案。猶據。章子之路。蓋章子以齊軍守此者。鼓。鼓里。

腹擊為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

帑學通見左
傳子孫也注
作金幣所藏
與眾義不協

子元作秦
一本乘軒里
既曰乘軒車
而云無敝車
則此作里是
贏元作贏
滕一作騰
姚本負擔索
河漳元作漳
河

事同而造文
不若說孟嘗
君者

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蔭、羸滕，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

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阻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

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
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
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
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
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
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
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
為用西入於秦

日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也後郭門郭門已閉而後至也藉猶借土梗木梗見齊策

鎰元作斤

愈淺而愈入人情使人惕然自省

發本作廢

一本文下有也字謹本亦作僅

援元作救一作取誤字多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
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
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
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
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
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
王悟而知文謹使可全而歸之

訾言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知知其善任人也謹使遣吏之辭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秦王

文極縱逸
論事情痛快

講元作構

人字補一云
之齊上有闕
文當是人姓
各補人字非

姚本作秦逐
但據事直說
更不緣飾而
文勢絕矯健
之甚奇氣橫
溢比之史漢
更覺流暢有
鋒此方是戰
國真正本色
文字
孽元作薛

陰一作陶

章法

文甚沈著

一本齊下有
甲字

珉元作珉

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
兵於成臯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
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為足下
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五
國伐趙趙必亡矣齊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
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
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
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
陰成負蒿葛孽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

河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
然而後知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
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人朝之辱無割
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
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
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
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
可乎韓珉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
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為上交

碩元作固
於下一本無
是字
於趙下有開

亟元作日

上重字元作
日

三國姚作五
國

言如刺蜚機
如雨注

童法

甘之當是甘
心願之

韻書詁辭塞
也

姚本楚作陰

單國策

尊虞商以為大客王願可以反疑於齊乎於是魏
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其怨於趙臣
願王之亟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
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
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
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三國事趙趙從親
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
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
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
甘之以天下劫楚使氓也甘之則天下皆徧秦以
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援趙以趙自助也抱負言其勢陰成蒿葛孽皆
魏地其子兌子人比言人必以類相比乃可知
也虛國謂悉出兵以此疑齊曰有秦陰者疑齊
親趙因私於秦以趙嘗講秦也虞商以上諸人
皆齊人之去齊者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矣安
可反疑齊乎詘猶順也甚循其怨於趙言其事
齊比於怨趙則又順也一云甚循句於趙下有
闕文或其怨於趙因下文行聞魏與魏相聞推
猶移怨魏怨也治猶校也徧劫者衆脅之以威
私甘者獨說之以言丹順皆人名徧者侵逼也
相與徧秦也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

成國策 趙

下李兌二字
必誤下云使
公孫衍說奉
陽君即述上
文使公孫衍
說李兌也其
下豈得為兌
言乎又後有
循燕觀趙語
以為兌言則
不通

臣之趙至士
民也止是李
兌語蓋不欲
伐宋所謂趙
不聽也今但
取乃謂齊王
四字置李兌
上即可通
僻元作辟
陰一作陶是
也後皆然

筆力亦健雄
勁是戰國本
色第姿態不
甚橫溢耳

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
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
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
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
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
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為足
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
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
韓魏危燕楚僻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

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大齊
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之唯得大
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
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
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
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
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
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
潰而決天下矣

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者不以毀秦為齊之利也。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者言奉陽欲得陰以大其封而齊待之未有異數不可也。許之而未與故曰縣。循言與燕順。臨猶制不徒甘之必或制之也。待猶將也。勸之定封故曰臣且將。忠之以封也。襄安君蓋趙人。兩地言齊與趙可並得宋地也。觀言其無所事擊潰蓋喻其制天下之易矣。決猶制。

重出

燕元作衛

僻元作正蓋僻聲近匹又訛作正字

講元作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燕楚僻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

文以質隋勝亦是戰國本色

爭一作事

下五國二字

勉元作免禁字補珉元作珉本必無珉也此名字訛當作石禁字不必補

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為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名禁珉也使臣守約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

償元作實

國復堅而償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畸重者矣、後合與畸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行交兩王、

爭秦一本皆作事秦
六節皆用天下爭秦喚起亦是一格

曹一作楚

此段有兩秦行是計

此倍作益解姚本作信

矣下姚本復有是秦之一舉也六字

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句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

軹元作思

而伐元作高
伐燥一作爍

財元作曹

之而二字補
一本併無救
字云救即敝
字訛衍

有劉作又

前五段俱用
秦之一舉及
秦行是計此
段獨否

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矣。國燥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致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案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

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爭秦爭先事之。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今助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國為一，不懼秦矣。故曰無患。復堅約同伐秦也。先伐後講，則不示弱。珉蓋韓人之善於齊秦而處趙者。代勸奉陽合諸侯，與韓氏大吏勉齊王共合從，則齊必不召珉也。躋按公羊傳，躋閭何休說，開一扇，閉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外，曰躋說，苑切躋，即倚字。一作躋，角一俯一仰，曰躋。言有一重也。後合，即上復合。天下嘗橫而親秦矣。已而負之。今復合之。故曰合負親之交。衍公孫衍兩王秦魏也。一云謂燕趙也。倍益也。過猶勝也。已以通。言秦之勝趙，以得魏之安。

邑故燥猶爍也。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言三晉為秦攻齊。國因之破。財因之屈。兵因之分散也。按即按兵之按。西合合秦也。勝中山之後。此時宋小弱而言趙宋同命。言趙失中山。聽命於秦。與宋同也。

屬元作秦

此起語與下節意若不屬

奇肆所動亦

是戰國文之

傳

惡之一作善

曾本作非素

深於韓

兩憎韓及以韓為韓之韓史並作齊且亡韓吞

兩周之義明作齊則不順

圓勁之甚

伐字補史作徵兵於韓以威之

從史作徵兵是

一本議以為秦計謀是韓元作恃韓

意簡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眾人善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

據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

此雖以秦之禍趙劫之然天下大勢必至於此非若橫人徒以秦權恐喝諸侯者

勝元作虞

遇元作吾當改作逆曲逆音去顯一本止作唐

胡駒史作胡犬

郭璞云胡地野

犬似狐而小

與元作國

姚本五國上有

音者字

齊元作韓 蒼勁

軹元作枳 此言齊之兵力足以制秦而庇趙見趙之當事

即姚本作抵當也 一本事王者之云云 上齊字補危魯作抱

此段言齊之利以見齊之當與是以利誘之正言齊之不當伐

韓慕亦當從 史作秦暴為是

戰國策

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
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
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
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
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
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遇復出三寶亦此代馬胡駒不
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
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
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

屬之讎刑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國
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
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齊魏事趙宜為上交今
乃以邯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
收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韓齊危社稷以事王天
下必重王然則齊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齊韓
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
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
之

收慮更緊切有力

戰國策 趙

賢主惡之心不安也。以其無以致之。專據言行之不疑。觀之。觀其愛趙也。佯示趙魏。虛以伐韓。示之也。貳疑也。晉國謂安邑。三晉唇齒之國。故韓亡三川。則魏滅晉國。而禍及於趙。不待韓窮也。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盡言得其地也。自距沙丘而下。皆言近趙也。國謂趙。邦屬而壞。挈言為秦所取。挈言取之易也。離柞。酬酢同。著之盤盂。猶言勒勳於鐘鼎。屬之酬酢。言朝夕用之。示不忘其功也。令其國素服者。兵敗以喪禮自居也。邱抵同。坐也。就者。屈就之。收者。收結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就齊韓。故齊韓以為義。就之上也。故收言下。

秦元作於趙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為質於秦。而請內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秦。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

全效左氏

幾音機一音祁

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生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闕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闕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內。納也。挾。牽制之。魏幾。魏將。一云地名。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

愛元作受

持下脫一字
時一作特

快逸

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
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
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
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
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
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
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
曰然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
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

上國字一作
聞

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
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
國守禦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
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狙·獲屬
而狡黠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
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
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
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宋寅然之今臣之於王非

然之字補
寅然上下有
闕誤

意與甘茂引
樂會事同而
文不甚濃暢

以中牟反入
梁或者秘謀
之事歟

合元作令下
同

上城字補一本
合下有令字予
一作子大事記
并刪夫子二字

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
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
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
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伏猶隱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辭
日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也

燕封宋人榮釜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
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
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
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

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
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
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
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
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
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
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
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
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邪其於奢也不

雙關滾去勢
甚流便氣甚
逸

初即裂字

全不離飾

是軍也一作
是夏得三城
無懸釜而炊
四字

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釜使安平君智又不
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
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
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
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裯
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乃引其兵而歸夫
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
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其於奢也不然言奢於燕之仇人以為不
然也習言玩其兵也方丈曰堵三堵為雉

